

何处再有

HECHUZAIYOU
ZHONGNANSH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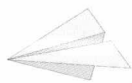
终南山

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你的小姑姑，
不然世界那么大，我怎么能认识你。

楚楚腰
Chu Yao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何处再有



林
定
腰
Chu Yao

HECHUZAIYOU
ZHONGNANSHAN

终南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何处再有终南山/楚腰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0.9

ISBN 978 - 7 - 5059 - 6864 - 6

I. ①何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3313 号

书 名	何处再有终南山
作 者	楚 腰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 - 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刘 旭
责任印制	杜景苇 刘 旭
印 刷	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印 张	11
版 次	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059 - 6864 - 6
定 价	26.8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: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
- 1 Chapter 1 小龙女走失事件
- 28 Chapter 2 过儿挟持龙儿逃亡事件
- 50 Chapter 3 孔雀东南飞，并不曾徘徊
- 72 Chapter 4 下一个千年，我们一起过吧
- 95 Chapter 5 她在舟上刻下痕迹，水却已经一日千里
- 134 Chapter 6 有酒可要满饮，然后就去远行
- 159 Chapter 7 灰蓝海上，一抹红装
- 190 Chapter 8 我们的缘分，到底有几多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210 Chapter 9 人自多情，吟吟水边立
- 238 Chapter 10 谁说青斑蝶能飞过沧海
- 244 Chapter 11 大恐漫漫，漫漫奈何
- 256 Chapter 12 将来她爱的人，会视她为珍宝
- 274 Chapter 13 我的小姑娘已经嫁给别人了
- 285 Chapter 14 时间序列和血缘代系，谁更残酷
- 296 Chapter 15 我再无孤注一掷的勇气
- 338 Chapter 16 是怎样把一句话种进心里



Chapter 1 小龙女走失事件

我在终南山下卖地图。

每天都有很多人问我：“杨过和小龙女住的古墓在哪啊？”

傻瓜总是这么多——

我以前在华山卖地图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问：“令狐冲练剑的地方在哪啊？”我对付傻瓜的方法是信手在地图上一指，让他们信天游去。

傻瓜常有，而善于否定的傻瓜不常有。

今天，我还来不及在地图上随手指个“古墓”，这个女孩就已经对着游人如织的山门摇着头道：“哪有古墓，哪有什么终南山。”

“你对面硕大一座山，不就是终南山吗？”

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，兀自出神。那一刻我才发觉，这个女孩真漂亮。

对漂亮女孩我总是特别有耐性，于是我告诉她，“今天早上有个男的，说了跟你一样的话。”她还是没搭理我，也不买地图，也不进山，掉头走了。我想起早上那个男的，他说完“哪有什么终南山”就进山了，找给他的零钱也没要——神情道道的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是嫉妒，文人相轻，美人相轻，谁说帅哥不能相轻？那男的眉眼真周正，比我就差一点点。

我回望终南山，见余霞散成绮，香火聚如云。为什么傻瓜们都把这小山包当成曾经的侠隐之地？

我在这卖了两年的地图，还从没进去过。

可我今天决定去看看这座山。

每个人都想不起自己3岁以前的事。这一现象，在医学和心理学的上被称为“幼年健忘”，据说这是因为幼儿脑皮质的发育还未成熟。

颜昇的幼年健忘期格外长，他甚至连6岁以前的事都记不太清楚。有时候一大家子人聚会，聊起小一辈的童年趣事，他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——“是吗？没有吧！”

“怎么没有？你看晓愚头顶上这个疤，就是你拎着砖头砸的！”叔叔颜定国把女儿脑袋上的头发拨开，露出一条细细的伤疤，笑呵呵地“指证”颜昇。

众人拍手大笑说，颜害你堂妹缝了5针，你居然全忘了。

颜晓愚正从果盘里抓着葵瓜子，闻言，不咸不淡地说：“还好是砸脑顶上，要是脸上整一道疤，我跟他拼命了！”

颜昇见颜晓愚十个指甲都染着蔻丹，红艳欲滴的作恶俗状，说话又江湖气十足，回敬她一个白眼道：“多少年的事了，记仇记成这样。再说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谁知道是真是假。”

奇妙的是，颜昇现在的记性倒是一等一的好。英语单词过目不忘，翻过的数理化例题从来不用看第二遍——所有人都说，只要颜昇稍微上点心，学习成绩绝对不止目前的样子。

颜昇自己也清楚，所以对于只排中游的成绩，他丝毫不担心。反正才高一，等高三再冲刺吧。因此他每天照旧打球踢球，晚自习的时候看《体坛周报》、《军事天地》和《科幻世界》。

颜昇对自己“幼年健忘”的认知终结于某天下午——一个在乏味的高中时代里很普通的下午。

当时他们刚上完体育课回教室，袁阳一边扯着自己的球衣扇风，一边说：“我今天碰到初中部一个很有味道的女生，以前怎么好像没见过，不知道是不是转学来的。”

颜昇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他，“你不是一向眼睛长头顶上吗？终于

还是沦陷在一个初中部女生手里了。”

为了“捍卫”自己的品味，袁阳立即拽着颜昇下楼，“别怀疑我的眼光！不信指给你看。”

颜昇顺着袁阳的手，只能在一摞书后面看到小小的上半张脸，眼帘还低垂着，好像在做作业。

“味道？也就是‘清汤寡水’那一型的，我对你彻底失望了！”他向来以打击好友为己任。

袁阳忙辩解说：“等她抬头再看仔细嘛，不骗你。”

“还等啊？你不觉得我俩站这里特别傻吗？”颜昇和袁阳都是高个，杵在人家初中生的教室外显得特别醒目。

一直安静的教室已经波澜迭起了。不知道谁最先看到了他们，传来传去，女生们都一边假装不经意地朝窗外看一眼，一边小声议论：

“是那个‘流川枫’！”

“他到我们教室来干吗……”

“好吧我同意你，我觉得颜昇还是比他那个好朋友帅一点点，但是就一点点。”

……

袁阳眼中的那个女孩抬起头来，仿佛不喜欢突然嘈杂起来的环境——她略略蹙眉。

只不过是干干净净的长相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倒是不聒噪，凝神静气的样子比较可取——至少和这一屋子叽叽喳喳的女生比起来——颜昇一想到这个就头疼，觉得站在这里看小女生简直太丢人，于是拂开袁阳的手，准备上楼去教室。

袁阳在后面念叨：“我打听到了，她叫赵真颜！颜，和你的姓同一个字……”

颜昇的右脚本来已经踩上了两级台阶，闻言，忽然不知道左脚应该跨上去还是应该立住——他的脚悬在半空中，差点没摔倒。

袁阳扶住他，惊喝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颜昇此时的心情仿佛晴空打了一声惊雷——
赵真颜?!

2

这个名字，像一句“芝麻开门”的咒语，把颜昇6岁以前的记忆一股脑儿带了回来——他想起他的一次“走失”经历。

那时，在陌生的街头，他拉着赵真颜的手，第一次体会到“茫然”。

两个人有着相似的塌鼻梁，相似的圆脸——当然，这几乎是所有小孩的共性。你完全无法想象若干年后的他，会有一张360°无死角的脸，再加上挺拔的身高——人群中你总是能第一眼看到他。而她更是远山眉、樊素口，把自己长成了一副像从工笔画中走出来的模样。

一向如此，故事的开始我们在同一个起点，后来走散，最后殊途同归。然而现在故事的开头——他们还是两个小孩，看上去像兄妹的两个小孩。

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他们一起溜出来拾“火花”（火柴盒上的贴画），一路收获颇丰，满心欢喜。要回家的时候，两人才发现找不着回家的路了。

这件事的起因是赵真颜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比赛，看谁集的“火花”多，比来比去互相都不服气，于是约好下周再战。

颜昇出主意说，要捡“火花”就要趁早，大清早五点的时候，环卫工人还没扫街，一定有很多。

两个人前三天的清早都没能爬起来，第四天终于成功爬起床，穿戴整齐，偷偷摸摸地开门锁，出院子，欢快地跑了出去。赵真颜甚至考虑到没扫的街一定很脏，还把绣了个鸭子的白卫生兜兜套在罩衫的外面。

天只是微微有点光亮，马路上几乎没有人，风倒是早早地有了，吹得他们很舒服的样子。颜昇就命令地说：“你牵着我，等有坏人来了，我好拖着你跑。”说得赵真颜好不害怕。

扔在路边的火柴盒还真挺多，赵真颜跑过去一个一个地看，看那图案是否自己有过。遇见没有的，就一点点把花面撕下来，塞进兜兜口袋里，

然后两人继续乱走。

等到太阳完全出来的时候，赵真颜很满足地说：“回家！”

颜昇点点头，却发现他们走了太多的街巷，房子那么陌生——他非常不愿意地承认——他们迷路了。

到了一个三岔口，颜昇说往左走，说家肯定在左边。赵真颜很不服气地说：“是右边，右边是少年宫，往前走就可以走到你家。”

这小姐固执得很，拖都拖不住，颜昇只能说：“不可能，不信你走。”

赵真颜拔脚就走，颜昇往花坛上一坐，“我在这等你，你看不对了就回来。”

赵真颜胆子大得很，一个人就消失在拐角处，小红皮鞋踩在清晨的街道上吧嗒吧嗒的响。

颜昇越等越生气，没了耐心，站起来往左边绕过去——果然没走多远就看到自家院子了。

颜昇全家正为两个小孩不见了而鸡飞狗跳，见他一个人回来忙问：“小姑姑呢？”

他一摊手说：“我不知道。她不听我的，不知道去哪了。”

说完，颜昇也有点害怕了——她不会真被坏人拐走了吧。

颜昇爸挨个问派出所，终于在南园街派出所找到了赵真颜。那孩子已经快乐地享用了食堂的午饭，正甜言蜜语地想把手铐从警察叔叔那里哄来玩。

等把赵真颜接回家以后，颜昇哭了。

赵真颜把责任都推给他——“我回去找他，他不见了。”

颜昇妈让他跪在地上反省，“万一把小姑姑弄丢了，我看你拿什么赔！”颜昇妈从门上摸出细竹条，狠狠心朝颜昇身上肉厚的地方抽。

赵真颜一边欣赏颜昇挨打，一边从饼干盒里掏出一颗酒心巧克力，用力啃下去，啧啧作响地把酒吸干净——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。

颜昇见状，哭得更凶了，心想明明是赵真颜要去捡“火花”的，明明是她自己走错了路，为什么责罚他。但爸妈一向偏心，他也只能认了。

赵真颜的妈妈是家里的幺妹，比长兄——颜昇的爷爷小了20岁，结果便造成了4岁的赵真颜要喊颜昇的爸爸颜定邦“大表哥”，而颜昇要比小姑姑赵真颜大2岁的不争事实。

走失事件就此落幕。从这以后，颜昇还真不敢带着赵真颜到处走了。

可是赵真颜集“火花”的兴趣丝毫未减——因为她的牙齿被虫蛀了，没条件集糖纸。

颜昇衡量了一下，便决定花钱买“火花”给赵真颜。

那一天，颜昇从医院逃回家，打烂了零钱罐，跑去对面街口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“火花集”。

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方悬着细铁丝，大铁夹子夹着一些零钱镍币，在各个柜台上方嗖嗖地滑来滑去。

铁夹子就这么“嗖”的一声，正好定在了颜昇的头顶上。

从售货员手里接过找零的钱，他“嗖”地跑了回家。

他找遍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没有看到赵真颜。

爸妈拖到中午1点才回来。两人在房间里鬼鬼祟祟地说着什么，妈妈好像还哭了。后来妈妈走出来，听闻这份“大礼”是送给真颜的，她赶紧伸手从儿子怀里拿过来，小声地说：“颜昇乖，小姑姑以后不到我们家来了。这个，妈妈先替你收好。”

颜昇十分失望，但小孩子的失望也就是2秒钟的事。关于赵真颜的十万个为什么，瞬间就被厨房里糖醋排骨的香味给勾引跑了。甚至关于小姑姑的所有记忆，好像都随着父母语焉不详的那个下午，慢慢模糊了。每每颜昇问起，爸妈都含糊地否认家里曾经住过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女孩，他渐渐怀疑自己的记性是不是出了问题。在反复的“催眠”之下，他似乎真的忘了这个童年密友，连带6岁以前的其他事情，都随之模糊了。

此时此刻，颜昇才意识到——原来爸妈说的都是假话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过一个叫赵真颜的小女孩。颜，是她妈妈的姓，也就是他们家的姓。

不会错。

原来他的记性一直都很好，只是被否定了太多次，于是忽略了而已。

颜昇想办法支开袁阳，掏出 IC 卡插进磁卡电话，想把这个疑问向爸妈求证。电话却没有人接，他低头看电子表——下午 5 点，爸妈都还没下班。

颜昇皱了皱眉，走回到二楼，想看清楚“赵真颜”，可教室也只剩下几个人——下午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刚刚响过了。

这个问号虽然出现得很突兀，占据了他一个下午的闲暇时间，但毕竟挨不过年代久远、印象模糊。到了晚上爸妈铁定在家的时间，颜昇又已经和同学聊起球赛，把这件事撇在脑后了——

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很多东西“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”。



上午第二节课后，是全校的广播操时间。

在这个时间，如果你在校园上空俯视，会看到一个巨大的蚂蚁工房。密集的学生像蚂蚁一样顺着通向操场的两条过道涌动，仿佛可以汇集成巨大的波浪。但是却又像蚂蚁一样，在几分钟迅速排好队列，慢慢地安静下来。

颜昇不在此列——他是学生会的体育部部长，每天要站主席台上给每个班级打分。时间一久，他连第八套广播体操都不太会做了。

当他照例拿着夹板和笔往主席台走的时候，看到隔壁班的陈艾站在队列里。

“陈艾，你站这里干吗？还不上去领操！”颜昇冲陈艾喊。

“领什么领？老师没跟你说吗，以后换她领操。”陈艾气鼓鼓地往斜上

方的主席台比划着。在她看来，能够鹤立鸡群地在主席台上领操，是一份殊荣，况且，还可以每天“近水楼台”地接近某人。

颜昇望过去，只能看到一个女孩的背影。她仿佛不太习惯几千号人的目光，老实地站着不动。

他安慰了一下陈艾，快步跑上去。

“是老师通知你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班的？”颜昇看着女孩眼帘低垂的面孔，心里却想着“和人说话要正视对方，这是礼貌你懂不懂。”

女孩低着头笑起来，终于抬头看向他，“颜昇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我是赵真颜。”

颜昇错愕不已：刚才她一直低着头，以至于他没看出来，原来是她？

“你……你怎么认出我的？”他一时间不知道是以一种亲戚还是学长的身份来跟她说话，一贯口齿清楚的他居然口吃起来。

“昨天你不是站我们班窗户外面吗？我听到我们班同学议论你了，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你！”

他们都在打量对方。时间已然过去了10年，两人记忆中那个胖乎乎的彼此，怎么都和眼前这个人对上号。

颜昇心想着：她长得也不过是清秀而已——这是他们家的传统，不知道眼光刁钻的袁阳怎么会惊为天人？还有，要是让袁阳知道这是他表姑姑，一定会边耻笑他边让他递情书——拉倒吧，这件事坚决不能让袁阳知道。

于是，颜昇以一种学长加“上级领导”的口吻要求赵真颜，“你听着——不要和任何人说你认识我，更别说我们的关系，不然……”

“行了吧，我才不想和你攀关系呢，我爸让我以后都不要理你们。切！”赵真颜嗤之以鼻，扭过头不再看他。

颜昇想问为什么“不要理我们”，可是“第八套广播体操，现在开始”的声音已经响彻整个操场，他不得不把话咽了回去。

颜昇的目光在下面无数个脑袋上逡巡，偶尔收回来的视线瞄向眼前这

个消失很久又突然出现的“小姑姑”——他觉得一切都有一点不可思议。

赵真颜很认真地做着机械古板的动作，可是每一个动作又都很好看，像跳舞一样好看。调整运动结束后，她立正在那里。只是立在那里，都让人忍不住想往上提一口气，像她一样，站得那么好。

等到音乐消停下来，同学们差不多都回到教室，颜昇从后面追上她问：“你和你爸这么多年跑哪去了，太爷爷过世也没看见你们？”

赵真颜侧仰起头，看着这个满腹疑问的高个男孩，笑笑一言不发。

“哑巴了？问你呢！”

赵真颜促狭地说：“‘我们不认识’啊，不认识，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？除非以后你叫我‘小姑姑’，不然我再不理你了。”虽然爸爸叮嘱过她，颜昇就在这个学校读书，让她最好不要搭理他。可是十来岁的女孩哪里能和父辈同仇敌忾，她完全是把他当小时候的玩伴来逗。

叫一个低年级的女生“姑姑”，是颜昇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事情，所以他有点愤怒地回答道：“你做梦！记住，以后别说你认识我！”

天上掉下个小姑姑，天上掉下个噩梦。

5

这天下午，赵真颜回到家的时候，爸爸已经把饭菜都做好了。

炒豆角，洋葱鸡蛋，青菜汤——她爸爸的手艺也只限于这些简单菜式。

她想起颜昇，欲言又止。囫囵吞枣地吃完饭后，爸爸像往常一样去找老同事打牌，叮嘱她，“看书不要太晚，到9点就自己先睡觉吧。”说完，很高兴地出了门。

赵真颜有些可怜爸爸——打牌居然成了他生活里最大的娱乐。

早年，因为职位竞争失利，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办了病退，跟朋友去广东办了一个厂。不知道是不是运气不行，在那个飞速缔造富翁的年代，他们的厂却一直温吞吞的。近两年实在支撑不下去了，这才关厂又回来，靠着一份微薄的退休金生活，再也没了重新去闯的心思。

在赵真颜的记忆里，生活的分水岭就是妈妈的病故——从前妈妈是副区长，别人都四世同堂的时候，她家住着当时新鲜的“三间房”，水果和糖点五花八门，进进出出的客人都喜欢摸着她的头称赞“真可爱”；后来妈妈过世，他们家就门可罗雀，爸爸做菜的手艺练了好几年才能让她勉强吃得下去，原来的“大房子”也因为时代变迁而显得晦暗窄小。更要命的是，从此没人给她编小辫了——遇到第二天赶早有演出时，特别是民间舞那种，她就要请隔壁的阿姨在头天晚上把麻花辫编好。接着，她还要脸朝下，枕着胳膊睡一个晚上，才能保护珍贵的“辫子”。

“爸，你学着帮我梳头好不好？”赵真颜有一次睡觉忘形，早晨起床之后发辫飞散，她这样求着爸爸。

“那怎么行……不如，爸爸再找个阿姨，和我们一起生活好不好？”爸爸试探地问。

“不好！”赵真颜果断地拒绝，她发狠地说，“我自己学，不要别人梳。”

幸好，后来她民间舞跳得少了，头发的问题，没有再继续折磨她。

这些尚属可以克服的困难。在十四岁的她看来，人生最大的惨烈莫过于要告别熟悉的环境和朝夕相处的同学，回到家乡，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，面对一些全然陌生的同学。

转学第一天，她站在教室门口，怯生生的，不敢走进去。

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

家乡已经不如他乡亲切，连故人都不如记忆里的好“欺负”。

她听到“颜昇”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满心欢喜，心想总算有了一个熟人，好像还属于有点影响力的熟人，以后兴许可以罩着自己。可他一句“不要和任何人说我认识你”，彻底把她打击得心灰意冷。

我还不想理你呢！赵真颜暗下决心。

6

周五下午，颜昇按惯例要打一场球再走。

此刻，他和袁阳以及校队的另外4个男生，在半场“三打三”。

颜昇喜欢周五的这场球——没有人跟他们抢球场，没有女生在旁边尖

叫聒噪——可以安安心心地享受打球的快乐。

今天颜昇有些心不在焉。袁阳从他手里拍下球，跃身扔进篮筐里，宣告了胜利。叶廷拍了拍颜昇，“你今天怎么了，我都看到你走步3次了？”

有人在一旁补充，“打手2次，总共才得8分。”

袁阳沉浸在得意之中，“凭什么女生都叫你流川枫，我就只能当樱木花道？外形见仁见智，可我觉得我球技不比你差啊！”

然后他把颜昇拉到一旁，神秘地说：“赵真颜今天在主席台领操，看清楚没？不错吧。”又无限憧憬地说，“我看到你和她说话了，怎么样，声音好不好听？”

颜昇仰头喝干一瓶“娃哈哈”，用空罐子砸袁阳的脑袋，“你球技肯定不如樱木花道，但你这个花痴劲，还真的很像。”

颜昇有意回避了关于“赵真颜”的问题，心想，她那样只能算勉强吧。不过，无论她是天仙也好，妖怪也罢，都和我关系不大，只要你们别知道她是我姑姑就行。

随后，颜昇急急忙忙穿上外套，拉上拉链，冲其余人说道：“我有事要先走。小卖部的账我去结，你们别跟我抢啊。”

袁阳望着颜昇的背影挠头，“他不是平时都要赖到最后一个走吗？”

颜昇让司机开快点，再开快点。

他下了车，冲进楼梯间就已经闻到啤酒鸭的香味——他的母亲王玫瑰烧得一手好菜，远近闻名。

王玫瑰深谙要拴住心必须先拴住胃的道理——可惜随着丈夫的应酬越来越多，以及儿子中学住校四年，她难得再有施展手艺的机会。

王玫瑰深深觉得，小学时候还胖乎乎的儿子，现在居然瘦了这么多，就是因为没有吃到她烧的菜的缘故。因此每逢周三，她雷打不动地要去学校“探监”，周五她雷打不动地要买很多菜回家——誓要把儿子“缩水”的肉补回来。

颜昇的心思既然不在打球上，也就更不会在吃饭上。他踢了球鞋，冲进厨房里问妈妈：“赵真颜为什么不和我们家来往了？”

王玫霞闻言，十分惊骇。她先关小了火，盖上锅盖，一边让鸭子继续焖着，一边看向儿子。

“我今天在学校碰到她了。”颜昇的话进一步解救了那只鸭子。王玫霞索性关了火，认真地问：“真的吗？你没有弄错？”

“当然没弄错。妈，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啊……赵真颜有什么变化吗？好不好？”王玫霞脸上的关切是真的，“我一直惦记着那个丫头。”

坐在沙发上看书的颜定邦沉不住气了，隔着窗户对妻子说道：“玫霞，就跟他直说吧。”

“直说？说……说什么？”王玫霞吃不准丈夫的意思。

颜定邦只好自己出马，“其实没什么。赵真颜的爸爸因为职务升迁的事想让我帮忙，我回绝了。他就说我们忘恩负义，要断绝来往，后来听说辞职跑到广东去了。”

颜昇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，“就这样?! 那你们神神秘秘地说根本没赵真颜这个人干吗？害我以为是自己的记忆有问题——世上真的没这个人。”

“那时你还小，和你说也说不清，又怕你闹着要和她玩。”王玫霞回答得滴水不漏。

颜昇老大不高兴，犯得着吗，为这么一点事儿就不来往？他还以为是多么大的家族恩怨，以至水火不容。他再一看爸爸手里的书——《厚黑学》，就更不高兴了。

竟对着我厚黑——他想。

现实生活，并不似武侠世界里那么多杀父弑师，也不似琼瑶世界里那么多旷世情仇。现实生活的纷争，往往起源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，比如这种亲人之间的势利。不得不承认，即使是亲情，也是势利的。

7

周末一过完，颜昇收拾好东西准备返校。